

私语张爱玲

书斋文丛

陈子善编

人类天生的是要管闲事

为什么我们不向

彼此的私生活偷看一眼呢

既然被看者没多大损失

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

片刻的愉悦

文丛



168943

K825.6

1221

陈子善
编

私语张爱玲

书斋文丛



京电力大 00199865

责任编辑：曹 洁

封面设计：张妙夫

私语张爱玲

陈子善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桐庐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桐庐镇安乐路11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插页 3 字数 195,000 印数 21000—31000

1995年11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2次印刷

ISBN 7-5339-0784-1/725 定价：12.00元



ATS2/12

1954年我住在香港英皇道，宋淇的太太文美陪我到街角的一家照相馆拍照。1984年我在洛杉矶搬家理行李，看到这张照片上兰心照相馆的署名与日期，刚巧整三十年前，不禁自题“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这张太模糊，我没多印，就这一张。我母亲战后回国看见我这些照片，倒拣中这一张带去了，大概这一张比较像她心目中的女儿。五十年代末叶她在英国逝世，我又拿到遗物中的这张照片。



1955年离开香港前。

我乘船到美国去，在檀香山入境检查的是个瘦小的日裔青年。后来我一看入境纸上的表格赫然填写着：身高六英尺六英寸半，体重一百零二磅。不禁憎笑——有这样粗心大意的！五英尺六英寸半会写成六英尺六英寸半。其实是个 Freudian slip（弗洛伊德式的错误）。心理分析宗师弗洛伊德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是偶尔说错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我瘦，看着特别高。那是这海关职员休目惊心的纪录。



张爱玲亲自为小说《倾城之恋》所绘的插图。



张爱玲亲自为小说《茉莉香片》所绘的插图。

前 言

陈子善

这是一本关于张爱玲生平和创作的书。

在本世纪即将成为过去的今天，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张爱玲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渺小存在。从《传奇》到《流言》，从《十八春》到《对照记》，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所体现的独特的生存体验、话语方式和审美追求，充分显示她是一位特立卓行、与众不同的现代女作家。张爱玲在她所精心营造的令人惊迷的文学世界中，达到了很高的境界，那就是自觉又自由地出入于“传统”与“现代”、“雅”与“俗”和“中”与“西”之间，并且做到了二者的平衡和沟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创造。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张爱玲是无可替代的。

但是，张爱玲仍然是一个谜，她的身世和生活是个谜，她的创作经历也是个谜。目前旅居海外的众多中国作家中，张爱玲无疑是最少曝光、最为神秘的一位。尽管海内外已有三部张爱玲传记问世，数百篇研究论文发表，但关于张爱玲，仍然存在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盲点。这显然不利于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张爱玲，不利于“张学”的建

构。有鉴于此，编者根据多年的资料积累，编选了这本《私语张爱玲》。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收入与张爱玲有过直接或间接交往的海内外各界人士，包括她的老师、同事、朋友、研究者乃至初恋情人关于她的生活和创作的回忆，这些回忆文字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不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其中不少篇章是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当然，对张爱玲其人其文，他们各执己见，有褒有贬，有的回忆甚至有文过饰非之嫌（如胡兰成之文），但不管怎样，有些回忆文字弥补或纠正了现行张爱玲传记中的种种缺失，其参考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部分是十年前编者发现张爱玲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小艾》至今，美国郑树森教授和编者本人挖掘张爱玲生平和创作新史料的汇编。这些新史料的陆续“出土”，填补了张爱玲创作史上的若干空白，改变了海内外对张爱玲的一些偏见，对第一部分是必要的补充。尽管这些发掘成果早已被学界所承认和利用，但是把钩沉辑佚、考证求真的原始经过结集重温，相信对张爱玲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依然是饶有兴味的。

十二年前，已故台湾学者唐文标教授编辑出版了《张爱玲资料大全集》，而今这本《私语张爱玲》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的一个继续，一个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是一部特殊的张爱玲传，她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生动的张爱玲，一个与人们以往想象不同的全新的张爱玲。但愿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张爱玲研究的深入，并进而有助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入。

本书付梓在即，得到张爱玲在美国加州她自己的寓所内悄然谢世的噩耗，这位风格卓绝的女作家终于走完了她传奇般的一生，那么，这部《私语张爱玲》就作为对于她的一个纪念吧。

1995年9月9日



目 录

前言	陈子善 1
记张爱玲	汪宏声 1
我的姊姊——张爱玲	张子静 9
写在《紫罗兰》前头	周瘦鹃 12
遥寄张爱玲	柯 灵 15
记张爱玲	潘柳黛 26
私语张爱玲	林以亮 32
从张爱玲的《五四遗事》说起	林以亮 46
《海上花》的英译本	林以亮 51
张爱玲语录	林以亮辑 58
文学与电影中间的补白	林以亮 66
张爱玲一瞥	陈若曦 68
张爱玲在台湾——访王祯和	丘彦明 73
寻张爱玲不遇	水 晶 90
蝉——夜访张爱玲	水 晶 95
夜访张爱玲补遗	水 晶 110
访张爱玲女士	殷允芄 114
张看	黄俊东 124

华丽缘——我的邻居张爱玲	戴文采 126
《今生今世》选	胡兰成 144
张爱玲与《二十世纪》	郑树森 205
张爱玲·赖雅·布莱希特	郑树森 211
张爱玲的《太太万岁》	郑树森 218
张爱玲与《哀乐中年》	郑树森 220
关于《一曲难忘》	郑树森 223
埋没五十载的张爱玲“少作”	陈子善 225
雏凤新声——新发现的张爱玲早期习作	陈子善 239
在茫茫报海中搜寻——张爱玲佚文钩沉记	陈子善 244
苏青评张爱玲和张爱玲的二幅画	陈子善 253
张爱玲话剧《倾城之恋》二三事	陈子善 259
围绕张爱玲《太太万岁》的一场论争	陈子善 266
张爱玲创作中篇小说《小艾》的背景	陈子善 277
人去楼空有谁知——张爱玲的上海故居	陈子善 285

记张爱玲

汪宏声

一九三六年秋，笔者受圣玛利亚女校之聘，任所谓中文部教务主任之职，兼授高中国文。圣玛利亚女校（校内师生简称之为圣校）为上海著名美国教会女子中学之一，与中西女塾同负贵族化声誉。当时的教会学校在课程编制上与国人自办的公私立学校不同，全部课程分为英文中文两部，英文部所包括的课程是英语、数、理、西洋史、地、以及圣经等科目，所采用者尽是英文课本，并且大部分由英美美人（如圣校则是以英美国籍的老小姐居多）担任教授；中文部所包括的课程只有国文及本国史地三项，担任教授的先生初中以下是师范毕业，年龄在三十以上的中国小姐，初中以上则多半是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当时所有的教会学校大都注重英文，而轻视国文，尤以圣约翰大学一系的各校为最著（圣约翰大学为美国圣公会所设立，圣玛利亚女校、圣约翰青年中学、桃坞中学等皆其一系）。例如圣校的英文教师每人都有一间布置得颇为讲究的书室（学生但称之为密司××的斯得迭），而男性国文教师的休息室则就是——说来可笑——就是门房间！

在这样的学校环境里产生出来的毕业学生，往往是装束入时，每晚出入于舞厅大饭店之门的社交花或是买

办阶级与外交官的太太之类，英语说得极其流利，而欲以本国文学发表则是连一张便条也写不通的（圣校毕业生在母校任教职者，她们的请假条子常常写成“××因病故请假一天！”）。

可是当今以最新颖风格写小说散文而蜚声文坛的张爱玲，却是圣玛利亚女校的毕业生，说起来是颇为奇特的事。

五卅前后，教会学校当局对于轻视国文一点，也渐之觉悟，当时圣约翰大学曾聘孟宪承、钱基博两位先生负责改进国文系，即是这种趋势的发轫。民国二十五年秋，圣校乘一位任职达十余年之久的国文主任退休之机，改聘笔者继任，预期对于该校的所谓中文部（实在只是国文课程）有所改进。

笔者知道这样根深蒂固的轻视国文习惯，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也非一朝一夕所可铲除的，而且经过调查，发现这种风气之造成，大部分是过去国文教师自己放弃责任的结果，譬如说英美教师指导学生举行各种英语练习的课外活动如讲演、戏剧等等时，国文教师不知群起仿效，而只是畏怯退缩，反而把应该学国文的时间都牺牲掉。所以笔者任事之后，除了将课程大加改订外，更在图书馆添置大量中国书报杂志，奖励课外阅读，一方面努力为学生争取用本国语言文字发表的机会与活动。

任教以后的第一期作文，我就在黑板上写了两个题目，叫学生去任作一题，并且声明如自己另有愿意发表的思想，尽不妨自由命题，应用任何体裁。这一个办法学生惊奇不止，因为她们过去做惯了说立志、说知耻等等准八股，看见了我的“学艺叙”（圣校学生大部分习钢琴与歌唱，学艺

叙就是叫她们把习琴习唱的经过与感想写下来)，与“幕前人语”（学生皆喜欢电影，此题实即影评一则也）两题，已经觉得异样非常，至于自由命题云云，更是手足无措了。下课铃响，作文簿一本本交上来，批阅结果，成绩果是意料中的糟极，大部分是短短二三百字，似通非通，而最大症结则在只知作文乃是在数十分钟内将三数百字联将起来交卷完事，而不知思想为何物，更不知思想应如何发挥，可是一本文卷却引起我的注意了，这是仅有的自己命题的答卷，题曰“看云”。写来神情潇洒，词藻瑰丽，可是别字很多，仿佛祖祈等应该从示的字都写成从衣，从竹的写成从草之类。题下的署名则是张爱玲。

此时我上课还不到两星期，点名册上的姓名十九还不能与面貌联系起来，所以也不知张爱玲是瘦是胖是俊是俏。发还文卷的一天，我挨卷唱名，学生依次上讲台领卷。唱到张爱玲，便见在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烫发（我曾加统计，圣校学生不烫发者约占全数五分之一弱，而且大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或预科生——小学高年级程度），衣饰也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走上讲台来的时候，表情颇为板滞。我竭力赞美她文章写得好，并且向全班朗读了一遍，还加以种种的说明，特别指出思想应以真实为上，形式不应再被过去呆板的规范所束缚。像爱玲（圣校的习惯，教师呼学生是只名而不姓的）那样的作文，才称得起是写文章等等的话，而爱玲则仍旧保持着她那副板滞的神情。

张爱玲的文名在校内逐渐传布，教员休息室里也常常以爱玲为话题，于是我知道爱玲因了家庭里某种不幸，使

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说起懒惰，她是出名欠交课卷的学生。教师问她，总是一个“我忘啦！”说的时候把两个手掌摊着，一副可怜相，使人对她毫无办法。她在教室里总是坐在末一排，不听讲，手里的铅笔则不停的在纸上划着，仿佛是很用心地记笔记的样子，可是实在她在画教师的速写样。教师也不常和她计较，因为她考试的时候是稳拿A或甲的。

她不知修饰，她的卧室是最零乱的一间。圣校的学生卧室里都有一口放鞋子的柜，不穿的鞋子禁止放在床底下，必须放在柜里。舍监先生检查卧室时发现有不放在鞋柜里的鞋子，便拿来放在卧室门前的走廊里示众。学生见了往往引以为耻。爱玲的旧皮鞋（没有高跟的）是常常被展览的，可是她毫不在乎，至多说一声“啊哟！我忘了放在柜里啦！”

若是有人遇见圣校的学生，而问起关于张爱玲的学校生活，她一定回答说：“喔！爱玲，‘我忘啦’！”

我因了爱玲《看云》一篇作文而向学生指示的一番话，收了颇为良好的效果。学生自己命题的作文渐渐多了，内容与形式都渐渐丰富起来了。最后我答应她们如能写得较长的话，可以在课外作。结果出乎意外的好。

交来的文卷没有准八股了。除了小品文外，也有小说，诗歌，甚至于剧本，可是张爱玲却仍旧保持着她一贯沉默的态度，文章虽然还是绚烂瑰丽的文章，却总是缺少热情。于是我便利用一个课外活动名叫国光会的组织，发动出版一种三十二开的小型刊物，题名曰“国光”。理想中的编者

应该是张爱玲，可是她只答应投稿。

第一期《国光》有一篇张爱玲的小说曰《霸王别姬》，大概是受了我在课上介绍历史小品之后根据《项羽本纪》写的，技巧之成熟使全校师生为之吃惊。我在上课时大加赞赏，说爱玲的《霸王别姬》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较，简直可以说一声有过之无不及，并且对她说，应该好自为之，将来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可是爱玲并不因了这番激励而有所奋勉。她一贯地懒惰，还是什么都“我忘啦！”我记得有一次她欠交了一期作文，我催她，她说“我——”，我不等她说下去，便接着说“——忘啦！”她笑笑，隔不多久，她交来一篇。我一看，却就是《霸王别姬》的上半篇。原来她要把这一篇充两期作文哩！所以最近在报上看到了平襟亚先生与爱玲的一番“灰钿”交涉，我若有所悟，想起了《霸王别姬》充两期作文的一桩公案，“夫子”不禁“莞尔”了。

不到一年，圣校产生了极浓厚的文艺空气，国文不再是被轻视的功课了。那时上海的话剧运动开始蓬勃起来，笔者率领学生在卡尔登参观了几次中旅的公演，并在校内组织了剧团，举行了数度盛大公演。《国光》也继续出版，爱玲投稿很少，我虽常加鼓励，都是以“我忘啦！”了之。只记得有一次收到了两首不署真实姓名的打油诗，是嘲笑两位男教师的。

其一

橙黄眼镜翠蓝袍，
步步摆来步步摇。